



根治传染病

造福百万民

(中)

麻风一去不复返

麻风病,俗称“鸡爪风”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主要侵犯人体皮肤和神经,如果不治疗可引起皮肤、神经、四肢和眼的进行性和永久性损害及残疾,常见残疾表现包括脱眉、面瘫、鞍鼻、狮面状面容、眼手的畸形等,往往给人以恐惧、感手足。

麻风病在我国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民国时期也有发病,人们对此病厌恶恐惧。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麻风病防治工作列入防病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相继采取查、收、治、管、研等综合防治措施。

1958 年,涟水县卫生防疫站对全县麻风病进行综合调查,共查出 159 例麻风病患者。

1961 年 8 月,县卫生局和县卫生防疫站对各公社卫生院兼职麻风医生进行培训,对全县分散在家的现症病人送药上门进行治疗。该年度,全县共治疗麻风病患者 134 名。

疫情就是敌情,为有效控制麻风病疫情,消除群众恐惧心理,1965 年 5 月,根据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批转省卫生厅、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建立麻风村计划的报告》【苏卫发(1954)1088 号】文件要求,我县迅速建立麻

风村(即麻风病防治院),将麻风病患者相对隔离、集中收治,实行封闭式管理。麻风病防治院设在高沟镇张圩村,首期征地 50 亩,当年建成平房 85 间,设立床位 100 张,首批收治病人 60 名。调配职工 43 人,其中业务人员 26 人,内有 2 名专职麻风病防治医生,同时装备急需的医疗器械,如显微镜、X 光机、万能手术床、九头无影灯、全套手术包、激光机等,保证麻风病治疗器械应有尽有。随着病人的增多,1973 年,又征地 193 亩,新建房屋 182 间,建筑面积 2926 平方米。至此病床增加到 300 张。

1980 年后,随着大批麻风病人治愈出院,床位开始相继空置。截至 1985 年底,涟水麻风病防治院累计治愈麻风病 278 例。该年,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批转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调整改革的报告的通知》【苏政发 1983(97)号】精神,我县将已临床治愈麻风病人全部安排出院,回家观察。1987 年 5 月,我县将无家可归的年老麻风病人及 5 名现症病人转淮阴市麻风病防治院住院治疗。1988 年 9 月,涟水县麻风病防治院改称涟水县皮肤病防治所并迁址县城,内设麻风病专科门诊,不再设床位收治病人。

1992 年,经调查,全县麻风病累计治愈 314 人,现症死亡 123 人。现

症麻风病分布范围缩小至 11 个乡镇、13 个村、13 个村民小组。

1995 年 12 月,省卫生厅组织 9 名专家对涟水基本消灭麻风病工作进行验收,评审组通过对唐集、五港、黄营、徐集、牌坊、红窑等 6 个乡镇及所属 6 个村进行走访调查,确认涟水县达到省基本消灭麻风达标验收。1996 年,全县普遍开展一次麻风病线索调查,共调查 98021 人,发现疑似麻风病人 3 例,及时入案管理。

截至 1997 年,我县累计发现麻风病患者 532 例,其中治愈患者 321 例、现症死亡 175 例、其它原因及失访 36 例。当年全县共新发现麻风病现症患者 3 例,尚有监测期病人 197 例,全县麻风病患病率已经连续多年控制在 0.01/千人以下。1998 年 3 月,国家卫生部组织专家对我县消灭麻风病工作进行评审,经专家组织现场走访调查,确认我县通过国家基本消灭麻风病考核验收。1999 年以后,我县继续强化麻风病防治工作,持续落实麻风病患者规则治疗、麻风病线索调查、疫点普查等措施,麻风病患病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麻风病防治成果得以巩固和提高。

经过 30 年努力,涟水人民终于送走麻风病这个瘟神,迎来了新的生活。

(钱承贵、周士昌供稿)

清除新生儿破伤风确保新生儿健康成长

新生儿破伤风又称“四六风”,“七日风”。民国时期,在涟水乡村多有发现,是导致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生儿破伤风的病因是用未消毒的剪刀来剪断脐带,结扎脐带,以及医生的手或者是包脐带的棉花纱布没有进行严格消毒,导致破伤风杆菌经脐部进入婴儿体内的淋巴细胞,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所致。患儿会出现牙关紧闭和全身强直性肌肉痉挛等症状。

新生儿破伤风潜伏期多发生在出生 4-7 天,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严重情况下会出现患儿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广新法接生,严格接生器械高压消毒,新生儿破伤风逐步得到控制。2005 年,涟水县新生儿破伤风报告发病 3 例,之后再无新病例的报告。

2012 年,经确认涟水县达到《国家消除新生儿破伤风标准》。

(钱承贵、周士昌供稿)



“佛门楷模”昌明和尚(三)

刘奋武

谭经阁会友

大觉精舍又名华家阁楼,为贵阳名流华之鸿的私家佛堂,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该佛堂占地约十五亩,呈四合院布局,中心建筑为五层佛阁,高约三十米,八角翘檐,形如“金”字,“碧瓦参差,红檐耀耀”,外观庄严肃穆,宏整气派。一层为僧楼,供有佛、法、僧三宝和观音、文殊、普贤及弥勒诸佛,二层为法楼,藏有经书数十箱,三层为仙楼,供有毗卢遮罗佛。站在佛阁顶层可以将贵阳城尽收眼底,而大觉精舍亦为贵阳城一景。大觉精舍建成后,请有高僧主持,最多时有六十多名僧侣在其中修行。华之鸿是贵州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民族资

本家,其名头自不必说,只说 1915 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茅台酒,即为其投资的酒庄送评的酒样。民国二十九年(1931),华之鸿将包括大觉精舍在内的家族产业交给儿子华问渠打理,自己则皈依佛教不问外事。

由于华家产业的响亮名头,大觉精舍的华美构筑,加之昌明和尚的讲法日益受到欢迎,使得前来拜佛听经、游玩赏景的社会名流、普通市民和各地游客络绎不绝。这为昌明和尚广交天下朋友创造了条件。民国二十六年(1937)夏,卢沟桥事变后,昌明和尚主讲的法会中增加了抗日的内容,与许多前来大觉精舍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抗日救国的途

径。这年立秋,大觉精舍迎来了同盟会会员、国民党重量级人物王用宾,昌明和尚负责接待。此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两人见面即问对方对国事的态度,为横遭战火的国家前景感到担忧,或吟诗互赠,或彻夜长谈,皆有恨晚之意。

王用宾,字太蕤,号鹤村,历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这次是以司法行政部长的身份来贵阳视察,途中意外得到自己被免职的消息,地方报刊载——“中央社南京五日电: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另有任用,应予免职。”虽然消息传出,但正式免职的文书尚未到手,王用宾仍按原计划进行视察,并于 8 月 15 日主持了川滇黔三省高等和普通

司法官考试,考试地点在大精觉社旁边的一所学校内。在等待发榜的间隙,王用宾干脆就入住大觉精舍,与昌明和尚一起接朋待友,谈经论道。大觉精舍二层法楼因时常有文友雅集,被称为“谭经阁”,可是一直缺少匾额。这天,谭经阁又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昌明和尚见大家谈兴正浓,便乘兴恳请王用宾施主为大觉精舍题写匾额,众人皆以为然。于是在众人见证下,王用宾书写了“谭经阁”三字并落款。昌明差两名僧人将其装裱制匾,择日举行开匾仪式。



东汉名将陈登

尤晨

东汉末年的风云变幻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其中一位便是来自下邳淮浦(今江苏涟水)的陈登。陈登,字元龙,生于公元 163 年,卒于 201 年,一生致力于国家的安定与百姓的福祉。

水利兴农,造福一方。25 岁的陈登因才学出众被推选为孝廉,初任东阳县令,后升任徐州典农校尉。在其任内,陈登利用汴河与泗水资源,精心规划灌溉工程,有效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这片土地重获生机。

广陵太守,政绩卓著。建安二年(197 年),陈登受曹操赏识,出任广陵郡太守。他以公正无私的态度治理地方,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广陵地区社会秩序迅速好转,经济面貌焕然一新。

水利巨匠,功勋永存。建安五年

(200 年),陈登转任东城郡太守后,主导修建了“捍淮堰”——即今天的“高家堰”。这项水利工程不仅解决了当地的洪水灾害,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今天的高家堰已成为长达 35 公里的“水上长城”,继续守护着淮河流域的安全。

开凿邳沟,利通南北。建安六年(201 年),陈登再次担任广陵太守,他组织人力疏通并拓宽了古老的邳沟,创建了“邳沟西道”。这一工程不仅加强了长江与淮河之间的联系,也为后世京杭大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军事才能,屡建奇功。除水利建设外,陈登还在军事上有所作为,多次抵御吴军入侵,维护地方安宁。特别是在攻打下邳城及消灭吕布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获得了“伏波将军”的荣誉。

英雄未竟,遗恨千古。陈登一生忠诚报国,文武兼备,但命运多舛。他因感染寄生虫病,虽经名医华佗诊治,终因病情复发于建安六年(201 年)去世,年仅 39 岁。

陈登的故事如同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他不凡的一生。无论是作为水利专家、政治家还是军事将领,陈登都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后人的尊敬。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涟水的土地上,仍能感受到这位伟大人物留下的深远影响。



涟水方言家用器物用语辑考(七)

万洪勇

毛主席语录人们再熟悉不过了,其中有两条提到洒扫之事。其一曰:“中国有句古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其二曰:“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可见打扫庭院实属居家“早读课”,其过程涉及三个关键词,即“扫”“扫帚”“畚箕”,若探究起来,这里所涉及的学问还不少呢。

“扫帚”是通用语,指的是扫地的工具,涟水话与之对应的名称有“条把”“邵把”和“邵树”。“条把”“邵把”可加发轻声的名词尾“子”,“邵树”的“树”发的也是轻声。涟水的“条把”“邵把”指的是用把苗子扎成的短小扫帚,“把苗子”指的是高粱杪,“杪”指树杈的细梢,音同“杪”,“把苗子”的“苗”似由“杪”音转而来。“邵树”指的是用小竹子细梢扎成的安有较长竹柄的大扫帚。打扫场院通常用“邵树”,因其帚头宽、帚柄长,用起来效率高,而打扫室内则通常用“条把”,因其把头窄、把柄短,便于清扫如床肚、桌肚等处的狭小空间和边边角角。使用“条把”缺点是人要低头弯腰,不像使用“邵树”那样肢体舒展,“条把”“邵树”功能互补、各得奇妙。

经打扫而汇集的尘土污物,通用语叫垃圾,涟水话叫“邛邛”,造语很文雅。用来装运邛邛的器具,通用语叫畚箕,涟水话叫“畚箕”“扒箕”“扒簸箕”。小时候不喜欢“畚箕”这个词,以为“畚”是“粪”——明明装的是邛邛,粪从何来?小伙伴们好像也

都是这么以为的,会将积极分子一词故意说成“积极粪箕”,用以讽刺嘲笑那些上进心强的同学。却不知“畚箕”就是“畚箕”,“畚”与“本”同音,“畚”应该是“畚”的轻唇音式发音。涟水本地的畚箕通常用芦苇篾片或柳条编制。柳条编制的较为坚固、承重、耐用,常用作扒运泥土、谷物之类的较为重实之物。也有木制的专门用作扒运泥土的土畚箕,那就更笨耐用了。考虑到本地畚箕的制作材料,扒畚箕的“扒”,其本字也许应该是“笆斗”“篱笆”的“笆”。

那么,涟水话“邵树”“条把”中的“邵”和“条”又本于何字呢?这要从“扫”字说起了。扫是多音字,作为动词,发第三声,与“嫂”同音;当它与“帚”“把”构成名词的时候,声调变为第四声,与涟水话里的“邵”同音,也就是说,“邵”的本字是发第四声的“扫”。

扫的繁体字是“掃”,而“掃”最初是土字旁,许慎《说文解字》解道:埽,棄(弃)也;从土从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进一步指明,埽从土帚,会意,帚亦声也。也就是说,“扫”这个字是会意兼形声,以帚除土,意谓舍弃、去除,字音在帚,可见“扫”与“帚”本为同音。简化字“扫”的偏旁“扌”是“帚”的省形,依然代表“帚”。会意、省形都没问题,那个“帚亦声”就有点麻烦了,现如今“扫”与“帚”在字音上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呢。这暂且放下,来看看“帚”字又有什么来历。

《说文解字》说:帚,所以粪也,从

又持巾扫门内。偏旁“又”含义是手,变形为“扌”;偏旁“巾”含义是阶。段玉裁解释说,“粪”是扫除,“所以粪”意谓用以扫除的器物,即扫帚,而这种用于清扫屋内的扫帚是用荏苒、黍稷之类制作的。苒,古同“苒”,指苒的花穗,有 tiáo 和 sháo 两个读音,刚好可以对应“条把”的“条”、“邵树”的“邵”,而黍稷的“黍”则可以对应“邵树”的“树”。从古人的“帚”字解中还可以知晓,“粪”原来并非指粪便,而是打扫之意,扫除和粪除是 synonym。“粪”由扫除污物的动词引申出含义为污秽、不堪的形容词,最后才引申出含义为粪便之粪的名词。所谓粪土之墙、视若粪土,其中之粪都不作粪便解。“粪”是会意字,早期的字形是双手推着装有污物的斗子,这样的斗子不就可以视为畚箕吗?却原来,即便把畚箕当作粪箕也无伤大雅呢。

其实,作为指称扫帚的名词,“慧”字更显“高端”,简直可以高到天上去,那种形状像扫帚的天体不是被古人命名为慧星吗?《说文解字》说慧是指扫竹。扫竹就是用竹梢子做的扫帚。“慧”字是象形兼会意,上部是两个象形的扫帚,下部是表示手的偏旁“扌”,合起来会意手执扫帚。这个字象形的扫帚是竹枝的形状。“慧”涉及打扫,也就涉及礼仪,因而产生了“拥慧先驱”之类的古老、典雅的语汇。“慧”不但能生雅言,还能够出“智慧”,智慧慧的“慧”是个创意很妙的会意兼形声字,心头加慧,不让人智受尘埃的障蔽,自然心如明镜、冰雪聪

明。就是冰雪的“雪”也颇受“慧”字之“惠”呢,雪的繁体字上方是雨字,下方正是慧字。“昭雪”“雪耻”,“慧”字与有功焉。

“慧”有两个异体字“簪”和“簪”。“簪”可以指一种常用以制扫帚的细竹子。“慧”可以指一种草类植物,名字非常霸气,叫“王慧”,也叫“王帚”,与植物藜相似,其树可以为制作扫帚,学名叫地肤,就是我们涟水人所说的植物“邵树头”。“邵树头”高矮适中,树冠形状美观,是很有乡土特色的景观植物,人们会用其整株做“邵树”。另外,“邵树头”的嫩叶可以作蔬菜食用。在地肤的名称上,古人将“慧”和“帚”平等相待,让其平分秋色,各占半壁江山。

共同语和方言里,扫帚还有“笱帚”“苕帚”“笱秫”“笱棍”等名称,通过观其形、考其音、究其义、推其理,不难发现,它们都同出一源,各各带着传承的印记和具有个性的鲜活标识。

回想昔日时光,在乡村的市镇上,在炎热的夏季里,人们勤于晨扫,也乐于夕扫。傍晚时分,光线还很好的时候,各家就纷纷洒扫门前场地,既降尘又降温,然后抬出大桌搬出板凳,摆好碗筷端出饭盆,热热闹火朴朴开始吃晚饭,街道两侧的饭桌连成两条长龙,真有千里搭凉棚的阵势,那种烟火气不可再现,只可怀念。

